



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

——遼寧省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介紹



第一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遼寧省委宣傳部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

——遼寧省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介紹

第一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遼寧省委宣傳部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

第一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遼寧省委宣傳部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號

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434·787×1092 1/32 2頁印張·46,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20,101--30,103 定價：（5）二角

前 言

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中，我省各個戰綫上都湧現出大批的青年積極分子。這本小冊子裏介紹的幾名青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她）們都是出席遼寧省和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的代表，都是一九五三年以來在全省各個戰綫上獲得優異成績的青年社會主義建設者和保衛者。他（她）們在黨的領導下，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勤勤懇懇，勇敢創造，聯系羣衆，努力學習，在平凡的崗位上，創造了不平凡的事蹟，爲祖國立下了功勳。全省青年要學習他（她）們的優秀品質和先進經驗，提高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在不同的崗位上共同努力，爲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爲建設和保衛祖國而奮鬥。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遼寧省委宣傳部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目 錄

友誼合作的朱維勤和張連德	高子學 (1)
一心一意爲生產的齊長源	謝正環 (9)
女挖土機手宋玉琴	文 爾 (18)
先進的搖紗女工李丹萍.....	范成玉 李昌芝 (28)
農村新青年呂宜寶	呂寶廉 (37)
模範女社員傅延芬	勞 武 (47)
熱愛切身事業的女售貨員張志蓮	李 雨 (57)
智捉美國間諜的民兵唐元清	文 爾 (63)

友誼合作的朱維勤和張連德

高子學



圖爲朱維勤（右）和張連德（左）

大連造船公司機械廠青年工人朱維勤和張連德，都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進工廠的。當時，張連德被分配在現在這台車床上學徒，朱維勤被分配在另一

台車床上學徒。兩台車床相鄰，不久兩個人便熟悉了，並且成了親密的朋友。半年之後，兩個人都能獨立操縱車床，又在一個班幹活，因此，有什麼事都在一起商量。朱維勤配銅套量卡鉗拿不準，就找張連德給量；張連德看圖紙看不透，就找朱維勤給看。

一九四九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建立後，他倆都爭先申請入團，當時團支部書記趙德全同志關切地給他倆指出了缺點，並要他倆努力學習，提高階級覺悟。過了幾天，團支部又組織青年學習了黨中央關於建團的決議和任弼時同志在團第

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經過了學習，他倆才感到自己的眼睛比以前亮了。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來了，全廠工人都歡天喜地，生產上不斷地出現新紀錄。趙支書又在全廠青年大會上講了青年的任務，他倆的生活更加充滿了希望和力量，各項業餘活動都積極參加，報告會、文娛晚會、修花園、大清掃、揀料頭等，他倆都走在前面。不久，他倆便被批准為青年團員，在入團宣誓大會上，在全體到會的青年面前，團委書記把一朵朵怒放的大紅花給他倆戴在胸前，他倆感到了從沒感受過的快樂。

從此他倆便感覺到自己的每一活動都是關聯到集體的。有了缺點和錯誤，團就及時地幫助。有一天午休時間，兩個人一起去海邊玩，回來晚了五分鐘，團小組長李正儼就個別的對他倆進行了批評。他倆越發感到：為了使自己把工作幹好，團對他們該多麼關心哪！

一九五〇年，工段長在調整勞動組織時，考慮到他們兩個人的友誼，就決定把朱維勤調到張連德的車床上。工段長胡清舫同志（共產黨員）把朱維勤和張連德找來，先問朱維勤：“小朱，決定把你調到張連德的車床上換班，你有什麼意見？”

朱維勤看了看張連德，美滋滋地說：“沒有意見！”

工段長又問張連德，張連德更沒有意見。工段長說：“我早知道你們倆不會有意見。可是到一台床子以後，還得好好團結，咱們都是為了建設新中國，可千萬別鬧出意見來。”工段長又看了看朱維勤說：“你從下個星期一開始就到張連德床子上換二班吧。”

兩個人都樂的够噲，當天朱維勤就把自己所有的工具都

合在張連德的工具箱裏，從此工具共有，不分你我。共同的事業成了兩個青年人友誼的基礎。

兩個人被調到一台車床上工作後，上一班總是爲下一班創造有利的生產條件，讓下一班創造新的成績。他們爲了在接班後的時間裏充分地利用車床，每天頭接班二十分鐘就到廠，熟悉操作和準備工具，把一切輔助工作都盡量做完，接班後好多多生產。

張連德接了班，朱維勤就站在他的身旁，一面用棉紗擦手上的黑油，一面端量着張連德的操作，把自己一天的工作經驗都告訴他。有一回他們車發電機汽缸套，幹這活的最大困難是不好量尺碼，容易偏，一偏就廢。朱維勤囑咐張連德說：“幹這個活不能怕麻煩，多量幾次卡鉗，可千萬別叫它廢了。”張連德眼睛不離刀尖，說：“放心吧，保證不能廢！”

朱維勤又端量了一會，忽然想起來還少一把切刀，掏眼刀也沒有刃了，就打開工具箱，拿幾把刀到砂輪機上去了。過不大一會，他拿着磨好的刀具回來了，對張連德說：“刀我給你磨好了，切刀放在箱子裏二層板上，掏眼刀就放在這裏。”

天很晚了，張連德看朱維勤還不走，便催促說：“快洗臉去吧，少什麼工具待會我自己準備。”朱維勤好像沒聽見，圍着車床又轉了幾圈，繼續考慮着：今天還應該爲自己的朋友做些什麼？實在想不起來了，才滿意地走了。

張連德由於他的朋友利用業餘時間給他做好了各種輔助工作，幹起活來就特別起勁，他決心用更多的成績來回答自己的朋友。等到他轉過班來，也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朱維勤。就這樣，他倆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

他倆做新造船的卡瓦的時候，起初每一個班與能幹三個，張連德心想：“這麼多卡瓦，一天幹三個，哪一天才能完成呢？”於是他決定和朱維勤倆競賽。他從一些細小的地方節約時間，他首先把自己所用的卡鉗、鋼尺、各種類型的刀具和扳子，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上，用什麼工具，伸手就能取來。輔助時間就是這樣被節約下來，變成了生產時間。

產量開始提高了，這一天張連德完成了三個半；他就仔細地琢磨着，探索着今天的新方法，然後把它和昨天的方法比較比較，究竟有什麼不同。找出來的經驗就在交班的時候告訴朱維勤。而朱維勤也把自己的新方法，——哪怕是點滴的，也毫不保留地隨着交班交給張連德。

競賽的結果並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產量一個班高過一個班：四個、五個、……，到幹這批活的最後一個班，他們採用了在這個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全部經驗，產量達到了十個。

他倆的友誼是真正的友誼，是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友誼。有一次，張連德幹發電機汽餅，朱維勤在接班的時候發現產品表面的光潔度不夠，這時他沒有放過朋友的缺點，當場便質問：“為什麼把活光的這樣糟？”張連德誠懇地接受了批評，並且提出了改進意見。

兩個人由於團結互助，把智慧集中到一起，因此他倆每月都能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經常獲得表揚和獎勵，並且被評為公司的好團員。

工段裏經常接到車二遍漲圈的任務，這活照老辦法幹不但完不成定額，質量也沒有保障，因此有很多工人不願幹。朱

維勤和張連德也爲這件事犯愁，兩個人絞了幾天腦汁，琢磨出一種新的卡具，由朱維勤執筆繪圖。

朱維勤畫了幾個晚上沒畫成，正好這時廠裏又來了一批二遍漲圈等着車，朱維勤心裏一急，氣的把圖撕掉，買了個大蘿蔔，又天天用小刀雕刻。新卡具的雛型刻成了，他就去求技術人員范崇濟給修改。范崇濟也很熱情，給他另畫了一張圖，卡具才創造成功了。

有了這個新的卡具，他們就利用高速切削法來車二遍漲圈，結果不但獲得了優良的質量，產量也提高了四倍。現在整個工段都採用了他倆的先進卡具。

有一天下午，朱維勤來的很早。黨總支宣委把他叫去，拉開抽屜拿出一本小冊子“時間在工業生產中的價值”，遞給他，並對他說：“你拿回去和張連德好好學一學。”朱維勤回來翻開書一看：“……在蘇聯，一九五二年的每分鐘生產了約五十噸生鐵、七十噸鋼、五十四噸鋼材。開採了六百噸煤、九十四噸石油……”朱維勤看完，愣住了，他想：“一分鐘能生產那麼多東西！”以後他又把書送給張連德看，兩個人都受到很大啓示。

他們認識了每分鐘的價值後，便發現在自己的工作中存在很多浪費時間的地方。比如：工具箱裏的刀具沒有秩序，找一把刀需要翻來翻去耗費很多時間等。於是，他們就研究了一個制度：每星期整理一次刀具，把刀具分型別類地擺好，再找刀具就不費事了。

他們自從重視了時間以後，就利用走刀時間對鋼尺，利用左手搖刀把的時間右手量卡鉗，利用右手拉頂尖時間左手換

鑽頭，……。總的說來，在八小時的工作時間裏，他們兩手一時也不停歇，不讓一分鐘憑白度過。

就在這時，有的團員已經入黨了，他倆的心裏也焦急起來。因為他倆過去已經向黨支部提出過幾次請求，雖然得到過不少具體的幫助和鼓勵，卻沒有得到批准。那時他倆就下了決心，要按照黨指示的方向繼續努力，要用實際行動來爭取。

他倆使用的是一台舊式電滾車床，很笨重，還沒有力氣，吃四公厘的刀，床頭就轉不動了，還得停車再減低吃刀量。有人說：“老床子啦，不會有多大油水，該換新的啦。”起初他倆看着身前身後新添的蘇式車床，心裏也這樣想，感到破床子不會有什麼潛力。特別是一車大活，就感到難過，車刀上去就像八十歲老太婆啃蘋果一樣費勁，車一刀又一刀，浪費了很多時間，應該幹五個，只能幹三個。眼看着無數的寶貴時間，都悄悄地從自己手下滑過去了，他們心裏比針扎的還難受。張連德晚上回家躺在炕上也睡不着覺，心想：“我們現在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怎麼能這樣浪費時間呢？”同時他想起他和朱維勤要求入黨時的決心，他責問自己：“許多時間都叫你白白浪費掉了，你還能入上黨？”

第二天他又對朱維勤提起這件事，朱維勤說：“廠長在大會上號召咱們挖掘機床潛力，咱們應該帶頭響應廠長的號召呀，不要只惦記着換新床子。”兩個人一叨咕，勇氣鼓足了，他們就想方設法去挖掘機床的潛力。可是潛力藏在哪裏，怎樣挖掘？兩個人心裏卻沒有底。住了幾天在兩個人交接班的時候，張連德說：“老朱，咱倆不下手試驗，到老也挖不出潛力來，

今天晚上咱們大胆地試驗一下吧！”朱維勤同意了他的意見。

試驗開始了，他倆把車開到最高的迴轉速度（每分鐘三百轉），吃刀量從一公厘加到三公厘，床子就有些架不住勁了，發出沉重的呻吟聲。他倆又狠了狠心，加到四個半公厘，床子就嗚地一聲悶住了。這時，鄰床的人都驚慌地跑過來，叫他倆趕快關電門，以免發生意外。可是他倆爲了勘查出潛力所在，沒肯馬上關電門；因爲過去一悶車就關電門，毛病老找不出來。他倆圍着床子找起來，打開皮帶罩一看，原來電滾拖着皮帶空轉，發出嗤溜嗤溜的摩擦聲。這時他倆才猛然大悟，齊聲喊：“啊，原來潛力藏在這裏！”

兩個人又研究了一陣，張連德說：“電滾是有力量帶動車床的，問題就在皮帶和皮帶輪上。”說着他急忙去找他的老師齊世榮來看，齊世榮也這樣說。肯定潛力所在後，他倆就建議將皮帶輪放大五十公厘，將三角皮帶增加兩根，以增強摩擦力和機床迴轉速度。

行政上採納了他倆的建議，結果車床迴轉速度由每分鐘三百轉增加到四百轉，吃刀量由四公厘增加到七公厘，使生產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對於他倆超額完成生產任務起了決定性作用。

他倆是善於創造和鑽研技術的。幾年間，他倆所創造的胎具和改進的刀具與操作方法等，共達四十餘件。工廠裏一次再次地提高生產定額，他倆都帶頭突破了。

他倆的進步，是和工友們的熱情幫助分不開的。旅大市特等勞動模範詹水晶就在他們對面的皮帶車床上工作。他倆剛滿徒的時候都是二級工人，在工作中遇到過許多困難，但是

他們善於學習，有了困難就隨時隨地去請教詹水晶。詹水晶也耐心地教導他們，因此他倆的技術就很快地提高了。

朱維勤有一次車拐軸帽，這活精密度很高，差一根頭髮絲的五分之一就不合格。朱維勤幹這活沒有把握，他就去問劉兆玉老師傅，他走到劉師傅車床前，微笑着說：“劉師傅，我幹拐軸帽恐怕幹不好。”劉師傅說：“我去看看。”劉師傅跟着朱維勤去看了看，給他介紹了一些操作經驗。朱維勤聽了這些經驗心裏才有了數，照樣做了之後，不僅質量合格，還提前完成了任務。

他倆由於虛心學習和積極鑽研，不斷地以新的技術武裝了自己。現在他們已被評為六級車床工人，成了生產中的技術骨幹。

經過長期的考驗，由於團總支的推薦和黨委的批准，朱維勤已經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了，張連德正在朝向這個目標努力着。

朱維勤和張連德在並肩前進，他們經常因為自己生活在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的時代而自豪。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兩年零六個月的時間裏，他們完成了四年的生產定額，並且保持了優良的產品質量。但是他們永不滿足既得的成績，經過精打細算，又訂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期間裏完成八年生產定額的計劃。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是嚴格的，就是說，他們必須每時每刻都作最大的努力，才能實現自己的諾言。但是他們完全有把握來實現自己的計劃，他們說：“為了早日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不惜一切，願意把青春的智慧和力量全部獻給偉大的祖國！”

一心一意爲生產的齊長源

謝 正 環



大連水泥廠正門西側，有幢紅磚砌的廠房。廠房裏有七八台車床子和幾把虎鉗子，這些就是修配全廠生產設備的傢具。這裏的人們曾解決過很多生產車間的關鍵問題，兄弟車間工人們很習慣地稱呼這個機修車間爲“竅門窩”。廠房正門的東邊，有一台兩丈四尺多的皮帶大車床。這是機修車間“資格”最老、床體最大的一台床子。青年團員齊長源是這台床子的主人，他在這台老床子上，已經兩千七百多天沒有出廢品和返修活了。

一、節省了十三火車水泥

在齊長源這台車床子上，找不到銅片的商標和出廠的年月日，床面子在日寇時代就劃滿了長條溝凹。從老工人那裏推算出這台床子的年齡，要比齊長源還大十四五歲。就是這樣一台老“傢伙”，齊長源也還是愛的不得了，床子的刀架上總是放着一把小笤帚和幾塊油抹布，一班三遍澆油，沒時沒刻地

去抹抹擦擦，床面子上始終不存鐵末子。爲什麼老齊這樣對待這台老床子呢？

老齊在一九四二年就到了這個工廠工作，那時是偽滿時代。當時這台老床子是日本人奧山看的，五六公尺長、三百公分粗的軸，三百多公分的軸瓦等重大部件全是奧山的事。老齊剛到工廠是在一台小車床子上學徒，車個小螺絲、小軸等零零碎碎的東西。到後來技術學的差不多了，總覺得車個大活兒才解渴，他日夜在想念奧山這台床子，希望自己能成個大手藝人。當時日本人連理也不理這些，老齊只能是在夢中摸摸這台床子。

旅大解放以後，水泥工廠在一九四六年開始恢復生產了。老齊又回到了老工廠，這次，車間領導就把他長久嚮往的大車床子交給他了。老齊就像得到寶貝似的接受了它。全廠恢復生產所需要的重大部件都得這台床子做，老齊這台床子就成了恢復生產中修復大部件的靠山。當時無論是出一次質量事故或一次機械事故，都能拖延恢復生產的日期，直接影響旅大和東北一部分工業區恢復生產的水泥供應。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工廠在黨的領導下又開展了立功運動，在這個運動中，老齊初步受到了啓發、教育，但一些思想認識還是比較模糊的。

一九五二年以後，他的同工段工人常到東北各個水泥廠幫助檢修設備，他們見到祖國出現了一種不用皮帶轉動，轉速快、車的精密的新型車床子。尤其有幾個年紀比較輕一點的人，就像姑娘們講穿戴一樣，到一塊常講究這種車床子神氣。老齊也曾被這些話吸引過，他心裏也想：多嚕我能有台新式大床子用用可不錯。到了秋天，全廠共產主義教育開始了，一九

五三年冬天又進行了總路線學習，打這以後，齊長源的思想覺悟提高了。從前他只是悶頭幹活，從不考慮它的意義，只覺得工人做工是他的本分；現在，他才清楚的看到每個人的勞動具有何等重大意義：這就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啊！爲了建設更幸福的生活啊！……通過學習，他也了解了增產節約對祖國建設的重要意義，於是他扔掉了要掉換新車床子的念頭，對這台老床子就加倍愛護了。他在床子旁邊常堆着一些破木板子，準備上活和卸活時用來墊床面子，防止打傷他那台老床子，甚至於車一根不大的小軸，他也弄板子墊上。有人說：“齊師傅就是胆小！”可是他並不理會，他常說：“床子老了，打傷一個地方就得停些日子，生產車間遇到大活兒就麻煩了！”也有的人見他老是站在車床旁邊，用手“趕”車刀以達到部件的精密度，就常勸他說：“床子老掉牙了，這樣車活能把你的腰累斷了；再說車壞了活，就誤工還廢了料，你向上級要求換台電滾床子吧！”齊長源爲了說服這些，他就算了一算細賬：要買一台新床子，至少得十三火車水泥。他說：“有這些錢，國家幹什麼不好啊！”

就這樣，他八年來一直沒離開自己那台老床子，喜歡它，愛護它，也正因爲這樣，他的老床子總是給他出好活兒。

二、七年多一直保證了質量

從工廠正式恢復生產起，到一九五五年七月份，已經七年半的時間，老齊從沒有出過廢品和返修活。我在這個時候訪問了老齊所在的機械工段工段長夏尊傑同志，他隨便舉出幾個例子，把齊長源的事蹟介紹出來了。

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份的一天，老齊的床子上把着的一根兩公尺多長的粗軸，伴着車床的嗚嗚響聲，在慢慢地轉着。齊長源的手始終不離搖把，兩眼盯盯地注視着這根粗軸。因為他知道在靠近卡盤的床面上磨凹了一塊，如果再不用手趕一趕，這根軸就會車成一頭粗一頭細，用齊長源的話講——像長蟲吃癩蝦蟆一樣，一節粗一節細，變成廢品。

“齊師傅，車這樣長軸，走刀時間那麼長，你不會活動活動？總站在車床子跟前不膩嗎？”徒工周振常關心地問。

“哪，這是工作時間呀！咱這個床子不規矩，如果離開它出了廢品，這不僅浪費了料，而且耽誤生產車間的生產，那就不就更‘膩’麼？”齊長源是熟悉自己周圍徒工的嗓門的，沒抬頭就回答了。就這樣，什麼聲色都不能把他的手從搖把上拆開、把他的視線從刀尖上移開。

活兒車完了，卡鉗在長軸東頭和西頭緊緊地量過去了，精光瓦亮的成品，橫臥在車床子上面。齊長源拉下了身後的電門，老皮帶床慢慢地停下來。他歡快地和徒工倆輕輕地把長軸卸下來，為水泥粉碎機車出了這樣質量優良的配件，使自己感到了興奮和自豪。接着他又拿起工段長才交來的那幅草圖，去做別的活了。

“這個煤炭粉碎機的對輪為什麼比過去車的薄呢？翻砂工段留的車頭又這麼大，圖紙錯了吧？”他用鋼尺反覆量了幾次那個沉重的黑“傢伙”，又翻來覆去看了看圖紙，自言自語地連連搖頭說。

“你說呢？”他看徒工站在一邊，想叫他幫助自己趕快解除疑慮。